

春从大庆来

(散文特写集)



目 录

春从大庆来·····	纪华文	(1)
焊花灿烂·····	林 啸	(7)
军民深情·····	星 琦	(14)
雄心壮志·····	庞建平	(20)
钢花怒放·····	侯成海	(23)
飞雪激情·····	吴秀歧	(27)
春潮滚滚·····	岭 南	(31)
夜战·····	倪培铸	(37)
青松向阳·····	林 啸	(41)
炉畔红松·····	李国华	(45)
绘宏图·····	王 平	(48)
新鲜血液·····	智 慧	(51)
铁人风貌·····	孙德元	(55)
红色管家·····	吉 枫	(60)
振翅高翔·····	纪华文	(65)
老宁的故事·····	施文俊 崔一峰	(68)

争分夺秒·····	吴秀歧	(73)
烈火红心·····	刘永志	(77)
“大庆一号”诞生记·····	金安山	(80)
大青山下的歌声·····	艾 军	(87)
只争朝夕的人·····	磨学工	(93)
红旗向前·····	郭德斌	(98)

艳阳春光·····	晓 宁	(102)
庐山寄语·····	方 锋	(107)
故乡行·····	林 玉	(109)
家乡来信·····	刘 晋	(115)
钢花赞·····	张国利	(120)
英雄的脚印·····	金 地	(122)
俩姊妹·····	于召平	(124)
学校的春天·····	鲁开运	(130)
在阳光下成长·····	王素芳	(136)
银球传友谊·····	谢元福	(138)
志在世界一片红·····	王 洁	(142)
高唱《国际歌》前进·····	山凌岳	(144)

春从大庆来

纪华文

铸造分厂党委扩大会议结束时，夜已经很深了。

在结满霜花的窗前，党委书记秦岭同志正伏在桌上，一页一页地翻阅会议记录。这是他多年来坚持的一种特有的工作方法，凡属重要会议，他不仅亲自主持、亲自记录，而且不管会开到什么时候，会后总要再翻一阵会议记录，读会儿书，为的是更好地分析从群众中来的各种意见，以集中集体的智慧，反复推敲贯彻党委决议的各项方案、措施。

自从上级党委号召，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新高潮，全厂上下，龙腾虎跃，呈现一派喜人的跃进景象。铸造分厂的这次党委扩大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和争辩，通过了一连几位老工人提出的自己动手、实现碾砂机移位的倡议和具体施工方案。此刻，秦岭读着党委委员、一连老工人季云福师傅的发言，再一次为工人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只争朝夕干革命的壮志豪情所感动，不禁提笔在季师傅的发言旁边写下一行朱红大字：“**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……**”。

秦岭放下记录本，在办公室踱起步来，他思潮起伏，想得很多，很远……他极力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，然而仍然没有一丝睡意，于是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马列著作，又认真读起

来。他是那样的精神贯注，以至有人推门进来，站到办公桌前了，都没有发觉。

“秦书记！”来人在地上轻轻磕了磕脚，忍不住唤了一声。

“噢，——是徐晶吗？”秦岭忙站起来，示意她坐下，关切地说，“这么晚了，还没有回去休息？”说着，转身给她倒了一杯热水，目光停留在徐晶那多少还带有几分稚气的圆圆脸上。

这徐晶，虽然年龄不大，看上去顶多二十二三岁，可她已经当了两年机修班长，是远近有名的“铁人”式的带头人。她，个头挺高，长得粗壮结实，火红的头巾裹着一副黝黑的脸蛋，擦肩露出两根钢刷刷似的小辫。整个给人的印象是：朝气蓬勃，峥嵘倔强，象株风雪中傲然挺立的小红松。提起徐晶的大名和事迹，秦岭是早有耳闻。他知道小徐是在季云福跟前出的徒。人们说，“钢”师傅带出了个“铁”徒弟，师徒俩都有那“明知惊涛骇浪险，偏向风波江上行”的性格。自从小徐当上了机修班长，接过她师傅的专和困难作对、敢啃硬骨头的作风，带领全班同志打了几个硬仗之后，“铁班长”徐晶这响亮的名字便在全厂传开了。

百闻不如一见。不久前，秦岭去一连蹲点，帮助连党支部总结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试点经验，亲眼见到这样一幕战斗场面，在心中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。

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早晨，季云福师傅领他踏着厚厚的积雪，来到机修班技术革新项目——供砂自动上料系统施工现场。只见凌空高耸的钢铁支架上，“铁班长”徐晶和两个小伙子一起，迎着凛冽的寒风，在安装砂斗挡板，徐晶的火

红的头巾披在肩上，象一角红旗，在碧空中呼啦啦飘。季师傅见了，忙急步上前，拉过钢架下面的一个老师傅，带些责备口气地说：“老同志，你们也太疏忽了，徐晶这娃有病，还没退烧呢，说什么也不能让她登高作业啊！”那个老师傅正想解释什么，季师傅已脱下老羊皮袄，纵身一跃攀上钢架，朝徐晶靠去。秦岭来到支架下面，刚才那位老师傅告诉他，这场大风雪影响了施工进度，徐晶这两天急得团团转，曾找连里几次要求冒雪作业，都被季师傅顶回来了。今天凌晨，大雪刚止，徐晶就跑来了，同志们知道她最近感冒，打针后，还没完全退烧，不肯让她上去。她从怀里掏出一张报导铁人王进喜事迹的报纸，一挥，深情地说：“铁人王进喜为了改变我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，带领石油工人战斗在荒原，在关键时刻，他不顾生命危险，纵身跳进泥浆池……今天我们为了改变车间生产面貌，自力更生安装这上料系统，我当班长的，能在困难面前畏缩不前吗？”说罢，挣脱了同志们的阻拦，攀上了钢架。秦岭紧握着老师傅的手，抬头仰望，看到钢架上并肩战斗的一老一少，胸中不禁热浪翻卷，思绪万千……

这时，只见徐晶抢先一步，伸出一双厚实的大手，亮开嗓门叫道：“秦书记，我是受全班同志委托，向党委请战，接受新战斗任务的。”

“什么新任务啊？”秦岭笑微微地燃起一支烟，佯做不解地反问一句。其实，徐晶的来意他早已猜出了七八分。

“还‘封锁’消息呢。党委扩大会议不是批准了咱连的碾砂机移位的倡议，决定明天就拉开人马上阵吗？我们机修班要求担负铲除旧混凝土基础的任务，为整个工程开路。您

可敢交给我们？”徐晶浓眉一挑，单刀直入，摆开了请战的架势。

老秦会心地笑了。原来党委决定，这项工程由秦岭负责，从分厂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突击队，季云福师傅任队长，要打一场攻坚战。同时，动员广大职工在不影响生产任务的情况下，积极“支前”。刚才会议讨论施工方案时，季师傅曾提出让徐晶带领机修班担当“开路先锋”，铲除工地上的旧混凝土基础，为工程施工扫清障碍。秦岭当时考虑到小徐的机修班刚刚完成分厂的一项大修任务，同志们连续几天没有好好休息了，特别是徐晶，这几天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车间一步，无论如何不能马上给分配任务。他把想法讲给季师傅时，季师傅摸着胡茬笑笑，再没说什么。这会儿，“钢”师傅前脚刚走，“铁”徒弟就打上门来，分明是季师傅漏的底嘛。

徐晶这边见秦书记光笑不说话，心想：有门儿，于是又紧逼一句：“那么，这任务就算交给我们了。”说罢，一对大眼睛圆睁睁地望着秦岭，充满了战斗的渴望。

不想秦岭一面掐灭手中的烟蒂，一面慢吞吞地说：“小徐呀，你们班刚刚打了一个硬仗，该休整一下了。再说，工程刚开始，仗有的可打，以后再上……”

“以后？！”小徐见秦书记的话头要转，“忽”的挺身站起，激动地说：“干革命，就是要只争朝夕！参加碾砂机移位工程会战，是落实毛主席‘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’伟大方针的大事情，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等啊。趁现在没有大修任务，就让我们把这块硬骨头啃了吧！”

望着小徐握得咯咯作响的拳头，秦岭心中涌起一股热

浪，他想到有这样的“铁班长”带队，别说是一片混凝土，就是一块钢，也要被砸穿的。他当即批准了徐晶的请战。小徐见秦书记同意了，乐得一蹦三尺高，转身裹上头巾，口里唱着：“听那边演兵场杀声响亮……”，飞步出门，一闪，消失在浓重的夜幕里。

秦岭送走了小徐，又批阅了几份文件，一阵极度的疲劳袭来，不觉伏在桌上睡着了。

突然，一阵急促的铃声把他唤醒。电话是一连打来的，季云福师傅向他报告，“自力更生”突击队已经杀上了战场，“支前”的人马也到齐了，请秦书记作战前动员。秦岭放下电话，看表时，才凌晨五时，不禁赞叹道：“好一个只争朝夕！”他匆忙地收好桌上的文件，披上大衣，健步走出门去。

外面，天刚放亮。厂区路上已涌起车水人流，笑语飞逐，一片喧腾。秦岭迎着晨光，急匆匆地穿过纵横交错的铁运线，朝灯火稀疏的一连工地奔去。这时，透过淡淡的雾霭，老远地就听到一片沉雷般的锤声滚过耳畔。他寻锤声望去，看见人群中“铁班长”徐晶那挥镐破土的豪迈英姿，她头上的那块大红头巾在晨光中象一团火焰在燃烧。秦岭顿时觉得身上一阵燥热，忙抖落身上的大衣，搭在肩上，大步流星地奔向人群。

春风拂面，热浪扑来。秦岭望着满厂春色，望着工地上被春风吹得哗啦啦翻飞的突击队大旗、红底金字的“工业学大庆”横幅标语，胸中激起投入战斗的无限感奋。望厂区大道，伸向远方，连着大庆，连着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四面八方。啊，春从大庆来，满厂涨春潮！

广播喇叭传出《国际歌》气势磅礴的旋律。鲜红的太阳冉冉升起。铸造分厂碾砂机移位工程会战的序幕揭开了。

焊 花 灿 烂

林 啸

吃早饭的时候，编辑主任老马告诉我，东风机械八车间的工人同志自力更生造了一台大圆车，让我去采写一篇通讯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真高兴极了，放下饭碗，登上自行车，沿着宽阔的钢铁大街就飞驰起来。

三个月前，当我从厂里调到报社工作的时候，同志们一再嘱咐我常回“娘家”走走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也真想念那些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们。特别是我师傅雷鸣，在“学大庆、做铁人”的运动中对我言传身教的桩桩事迹，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。记得他常说：“咱们学铁人，就要象铁人那样，路线分明，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！”他勉励大家做铁人，他自己就是我们身边的“铁人”。

就说去年六月份吧。八车间的职工决心超额一半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，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献礼。全车间上下，一片热火。可是，到月底只剩五天了，一种关键部件的毛坯还差十几个。那时候，人们的心里就象烧着一把火，焦急万分。这个情况被电焊班长雷鸣师傅知道了，浓黑的眉毛拧成了两个疙瘩。他把全班同志集合在工段上，大声地说：

“大庆人说的好，‘有条件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！’咱们今天就来革一革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’的命，找米下锅，也要做好饭！”说罢，把手一挥，带领全班同志找

起“米”来。我们翻遍了废品仓库，把几年来积累起来的二十几块废品毛坯搬搬扛扛，弄到电焊工段，决定把因为铸造和机加超差的部分补焊起来，再重新加工。

六月的天气，本来就很热了，电焊工段，十几个人一齐烧焊，弧光闪耀，烟雾笼罩，更加烤得人闷热难忍。为了给机加班留下充分的时间，我们必须抢在两天内干完。那两天，根本分不出白天黑夜，饿了啃两口馒头；困了靠在工具箱上打个盹儿。连热带累，到后来，连我们这些小伙子都有点吃不住劲了，何况四十开外的雷师傅，旧社会资本家木棍打伤的腰，至今仍然经常发作，怎么受得住呢？同志们劝他去休息一会儿，他却把两眼一瞪：“你这个同志才怪哩，在这战斗正激烈的时候，想让我撤退？”除了吃饭，他那右手就没离开过焊把。豆大的汗珠，从被面罩遮盖着的脸上一串一串地滚下来，摔在地上，帆布工作服早就被汗水浸得能拧出水来。等到最后一件补焊完毕，只见他双眼红肿，右手被烫得满是水泡，腰都直不起来了……

想到这些，我恨不得一下子回到八车间，蹬车子的劲更足了。三个月前，厂里正在开展“工业学大庆”的群众运动。这阵子，一定是更加轰轰烈烈，热火朝天了。我师傅雷鸣一定又作出了新的成绩，这次自己动手造大圆车，就保准少不了他！

高大的厂房关不住的战斗的轰鸣，挤出门窗，在整个厂区扩散着。厂房大门两旁，从上到下垂着两幅几丈长的对联：走大庆道路自力更生创奇迹；学铁人精神艰苦奋斗绘宏图。迈进车间，滚滚热浪扑面而来，墙壁上，机床旁，贴满了学大庆、做铁人的决心书，挑战书，把整个厂房辉映得红

形形的。天车张着巨大的翅膀，载着“工业学大庆”五个金色的大字，提着装好的产品在空中飞来飞去。眼前，车、铣、刨、钻各种机床一齐工作，挑起千条彩练、万朵金花。马达那震耳的呼呼的吼叫声，榔头那清脆的叮叮当当声，同天车那粗壮的轰轰隆隆的声音搅和在一起，犹如一曲雄浑高亢的交响乐，在厂房中迴荡着……好一派雄伟壮观的战斗景象呵！

“小赵！”突然，我的背上挨了一拳，原来是八车间的青年工人小刘。

“是你呀，小刘！”

“什么风把你吹回来啦？”

“什么风？”我眨眨眼，打趣地说：“还不是你们刮的东风！”见他不解，我又解释道：“听说咱们车间工业学大庆创造了新成绩，我是来学习的呀！”

“噢，欢迎你呀，记者同志！是该好好反映反映咱厂学大庆的大好形势，特别是报道报道咱们的雷连长！”“雷连长？”“就是你师傅雷鸣嘛，最近被提为连长了。你走以后，雷师傅学铁人又有不少动人事迹，不久前立了一次三等功，厂党委还号召全厂职工向他学习呢！哎，你还记得咱们厂房东边那个龙门吊吧？”

“就是那个装火车的龙门吊吗？怎么啦？”

“嗨！”小刘咽了一口唾沫，来了劲，绘声绘色地象讲故事一样拉开了话匣子：

“你知道，咱们全厂职工没日没夜地奋战了好几个月，造出一批质量最好的援外产品，一件件，象整装待发的战士一样昂首挺立，待运产品的火车急得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，

好象在催促我们快快装车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那个老吊车出了故障——横梁上钢板和角钢的焊接处震开了几十个毫米的裂缝，你说该有多急人哪！接到装卸队的求援电话，咱车间党支部决定立即派最好的工人去抢修。正在这时，雷师傅闻讯赶来请战了：‘美国强盗的飞机正在印度支那各国狂轰滥炸，三国人民在浴血奋战，产品晚运出一分钟，都是我们的失责！指导员，让我去！’‘你的身体不行——’
‘我是共产党员！’

“脱焊的部位是朝着地面方向的，雷师傅决定来个‘悬吊式’的仰焊。他顺着吊车的一只立脚爬上横梁，把随身带着的绳子一端紧紧地缠在腰间，另一端拴在横梁角钢上，两只脚勾住一根角钢，脸朝上，背朝下，就要开始凌空焊接。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，大声嘱咐他当心。只听空中响起一个坚定有力的声音：‘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’随后，‘嗤啦’一声，弧光闪耀，一阵金雨倾泻下来……”

突然，小刘一下子刹住了“车”，高兴地拉了我一把：“你看，那不就是咱们自己造的大圆车！”前面，指导员老魏正和几个工人围在机床旁边研究着什么。一看见我，老魏迎了上来：“回娘家来了？怎么样，同志们干劲不小吧？”我说明了来意，他说：“动人事迹多得很，就拿咱小刘说吧——”

小刘不好意思地红了脸：“指导员，我有啥可说的！”

“有，当然有！刚开始那会儿，你不是还感到困难太大吗？学了‘两论’，你和老工人一起，反复实践，不断修改设计方案，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嘛！还有老李师傅，为了突击

加工齿轮，几个夜晚都没睡觉……”

小刘打断老魏的话，对我说：“你还是写咱雷连长吧！”

说到这里，我才想起还没见到雷师傅，便问指导员：“雷师傅呢？”

老魏满怀敬意地说：“住院了。从这个项目一上马，老雷就没睡过一宿安生觉。一开始，要不要，能不能自己动手造设备，两种思想斗争还相当激烈哩！身为攻关组长的老雷，他知道肩上担子的份量。在学习班上，他一字一句地说：‘有人赞成向上级要设备，我不同意。动不动就向上级伸手，这还叫什么走大庆的道路！有困难，这不假，可比起大庆油田上马时那顶风劈浪，铺地盖天的困难，咱们这算不了啥！’他举起手中的《矛盾论》和《实践论》：‘实践出真知，咱们也要象大庆人那样，靠这个起家！’就这样，他把老工人和革命技术人员团结在一起，打响了攻关的战斗。”

急性子的小刘忍不住接过了话头：“第二天，雷师傅带着我们开始闯头一关——找材料。你看！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一个“Π”形的大立架，是由三块废床身焊接起来的。这是工人阶级凭一颗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心，用满腔的热情和无穷的智慧联结起来的呀！我脑海中仿佛浮现出雷师傅他们四处找料、细心焊接的战斗情景……

老魏继续给我们介绍说：“攻关最紧张的那几天，老雷干脆把铺盖搬到了车间，吃在这里，睡在这里。看他一天天消瘦下去，知道他支持不住了，劝他休息，他总是轻松地说一声‘没啥’。直到医院的大夫找到车间，我们才知道，老雷早已患了浸润型肺结核，已经到了每天咯血的程度。支委会

上决定让他去住院治疗，他恳求地说：‘我是组长，不能在这个火候上躺到医院去呀！请允许我到试车以后再说吧！’昨天试车成功，才派人好歹把他送进了医院，晚上还打来两次电话，询问大圆车运行情况……真不巧，你不能在车间见到他了！”

“能见到！”一个洪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这不是雷师傅吗？他虽然面色苍白，但两只眼睛依然放射着坚毅的光芒，十分有神。

“老雷，你怎么又跑回来了？”指导员埋怨地说。

“反正身子躺在医院，心也是在车间，干脆来个‘一元化’，就在这战场上治病吧！哈哈哈！”

听着雷师傅这爽朗的笑声，我激动的心情不能平静。身旁，自制的大圆车在正常地工作，巨大的卡盘夹着零件飞速旋转，钢刀过处，油烟翻滚，甩出一条彩色长龙……我们的雷师傅，就象这车床上一把不卷刃的钢刀，所向披靡、一往无前哪！

雷师傅在我肩头拍了一下，打断了我的沉思：“走，到班里看看去！”

厂房里，一片雷鸣电吼，齐声高唱“工业学大庆”的赞歌。淡兰色的弧光一闪一闪，把焊工巨大的身影投在厂房的墙壁上，金色的焊花四处飞溅，撒满车间。我望一眼身边的雷师傅，他完全不象一个重病人的样子，昂首挺胸，深邃的目光注视着前方，脚步坚实有力。这时，一个强烈的感觉充满了我的心：毛主席“工业学大庆”的指示，有如春风化雨，使大庆之花象那灿烂的焊花一样，开遍了工厂的各个角落，千千万万的铁人也象雨后春笋涌现出来，电焊工那辉映

在墙壁上的顶天立地的身影，不就是无数个雷师傅那高大的形象吗！

我抑制住胸中翻卷的激情，加快脚步，跟着雷师傅，朝焊花深处走去……